

砰！

暴躁的摔門聲把整個屋子震得一跳，掛在牆面上的黑色腿掛式槍套便從釘得不太牢靠的鐵釘上掉下來。

阿修爾德看了眼那東西，似乎沒打算撿，只是歪了個身從室內探出頭。他聽到乒乒乓乓的腳步聲，卻沒見到人影——噢...出現了。

艾斯特身形閃爍不定急匆匆穿越客廳，時而溶入背景時而又現形。這種狀況阿修爾德已經很久不曾見過了，他神情嚴肅地起身走出房間。

「你吸毒了？」他皺著眉問。這倒是挺像一個家長會質問自己14歲孩子的問題。

艾斯特氣呼呼地扯下圍巾，就跟隻被惹毛的狗似的。

「那是個該死的冰庫！他們居然沒有事先講清楚！！！」他怒道。

只見他旋步衝進房間，從衣櫃裡扯出套頭毛衣和厚外套，以及另一條厚羊毛圍巾，並快速地塞進身上的斜肩大背包裡。

看他狀態不是很穩定的樣子，阿修爾德試著出聲安撫：「你冷靜點。」

「我差點就被逮住了！」他暴躁地回嘴，似乎真的被嚇得不清。

看他一邊胡亂套上厚羊毛襪，一邊用手上光環檢查新聞頻道——在這種天氣穿成這樣真是很受罪，阿修正想著……接著他突然意識到什麼警覺起來。

「你還要回去？」

「...對。」

「.....」

「你差點被逮到。」阿修以一種講述事實的口吻說道。「而你現在還要再回去一個已經啟動警鈴而且所有人都在找你的機構。」表情就像在說看不出來你能這麼蠢。

艾斯特終於停下動作。

似乎開始注意談話內容後，他的身形就漸漸穩定了。他忽然有些臉紅，躊躇半天才咬著唇悶聲道：「我剛才在裡面吐了...」

阿修爾德臉黑了。

「.....所以我一定得回去處理，如果被發現，查過DNA就暴露了。」

當時他闖進去的那一瞬間就察覺到糟了。

因為那地方的巡邏警衛20分鐘才會重新開啟一次電子門鎖，他是隱身跟警衛錯身而過，在那道滑門快關上時溜進來的。這本來都沒有問題，他只要像往常一樣靜靜繞幾圈探查一下，坐在牆角畫下地圖就好。

可是他沒有料到，任務委託重點的那房間居然是低溫控制室，而這神奇的建築物裡面每道門都他媽長的一模一樣，沒半點提示。

他在零下12度的房間待了兩分鐘身體的光學迷彩就開始失效了，他躲在監視感應掃描不到的位置，盡可能維持至少臉部的模糊。可10分鐘後他還是因為幾乎快凍死，只能選擇搞點破壞，把警衛引回來開門。

一衝進外面走廊他就不斷試著重新進入擬態隱身，可是失溫的身體幾乎沒辦法控制，他為了閃避越來越多的警衛而不停亂闖，最後跑進一間不知道哪個角落的動力室，動力室的溫度很高，這突變的溫差讓正在勉強身體調節體溫的他一陣暈眩噁心——結果就是，他吐了。

在玄關前，艾斯特三番兩次試著把腳踩進靴子，卻不斷踩折筒身踏到地面上。最後他洩氣似的跌坐在玄關台階上，看著門把愣神片刻，忽又把臉埋進膝蓋，深呼吸想讓自己鎮定下來。

身後一聲匡噹讓他嚇了一跳，他回過頭一看，接著就徹底嚇傻了。

雖然最近他沒有確認過家裡的武器數量，但就他現在粗略目測，阿修可能把半個武器庫的傢伙都掃出來了，亂七八糟裝了兩大黑色槍袋擺在地上。而他本人除了腿上的慣用槍套已經綁好，還正在扣上肩背式槍套——也就是說，他身上至少有三把槍，外加幾把刀子。

「你……你要去打仗啊？」艾斯特都結巴了。

阿修爾德把槍袋拎到玄關，面無表情的說道：「我跟你一起去。」

艾斯特好驚訝，可他實在說不出口自己只是去收拾殘局，沒有要破壞世界和平的想法。不過很顯然他的表情對於養了他近十年的阿修來說並不是什麼太難解讀的東西。

「你今年幾歲？」阿修爾德忽然問了個不太相干的問題。

「下個月滿14...」

於是阿修承接這個回答直接挑高眉心緩慢眨了回眼，意思大約是『知道就好，還有甚麼問題嗎？』

「你什麼時候在乎過我幾歲能幹什麼事？」艾斯特不解。

阿修不得不繼續修練他耐心的上限值。

「未滿18歲，也就是未成年，你若是被抓到，我這個監護人得上法庭，你覺得法官對你的興趣多點，還是對我的興趣多點？」他微笑。

「哦---」

「現在讓你自己一個人回去，我不如直接去警局報到比較快。」

「噢.....」

「你覺得我們還有機會回來嗎？」

「這是我的目的。」

「我只是想，如果我們不回來了，我想先去餵一下小十字。」

「你還在餵那隻貓啊，跟你說別亂養了。」

「那不是貓吧...」

.....

「其實就算你陪我去也用不上那麼多武器吧？」

「廢話。」

「那這些是要拿去擺地攤？」

「不，我想順道去拜訪你的委託人。」

「……………不是吧？」

「欸欸——你說真的嗎？阿修——」